

# 上海“小作家”优秀作品选登
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学生们笔下所映出的美好世界，成为了成长过程中最美好的见证。为了给“小作家”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，我们挑选了一些优秀中小學生作品进行刊登。让我们从学生们的字里行间“走进”他们的内心、拥抱他们的梦想、陪伴他们走向美好未来。欢迎投稿，投稿邮箱：(021)52920017。

上海  
小作家

## 一卷好书

上海民办明珠中学 八(1)班 张砚

## 星辰

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 七(4)班 王子墨

有的人只爱谈论外物——小至名牌的包与手表，大至房产与汽车、股市。我探究其根本，可能就是腐烂在他心深处的虚荣心外化后横生的藤蔓，倘若不能攀上岩峰，看穿这泥沼，便只能在盘根错节的旋涡中挣扎着。

因此，我极不喜欢那些以物质条件衡量他人的人，更是厌恶那些以此在背后给人贴标签、下定义的人。他们用飘忽的眼光打量四周，窃笑着谈论些肤浅的事，被时代的浪潮中那些糟粕的暗流推着走，待到回首之时才发现他们的灵魂仅是个空壳。

有些人“活着”，而有些人“生活着”。他们之间相差的，是一卷好书。王维在江流尽头，端坐磐石上。在我们翻开诗词集的刹那，他缓缓吟

道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很多时候，人们会以“随缘”二字作为自己庸庸碌碌的包装，可真正淡薄随缘的心境，是在付诸努力后看淡结果与得失的那份淡然。纵观诗坛，数不尽的诗人在时局多舛的命运里，活出了一颗赤子之心，坚守着自己率真的本性。他们流传下的诗词歌赋，一代又一代地哺育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。

犹记《浮生六记》中芸娘说道：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。”篱下蝉噪惊扰得花枝轻颤，那一夜的微风轻拂着时空悠远的曲调，徐徐融化在千百年以外的读者心灵上。从那一刻起我们恍然：平淡简朴的生活，也能过得熠熠生辉。于是便有了后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在苦难中俯身拾起被

人所遗忘的美好，折下平淡日子里一枝芳馨，赠与世间万物以柔情。

浮华散尽，文学和心境永存。那是前人慷慨赠予我们的财富，我们一读再读，不断地奔赴着热爱，探寻着生活和幸福的意义。当我们望着楼宇，望着日出日落，望着江流，望着名山大川，站在先辈们曾站过的地方，立身于天地之间，呼吸着周遭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心神震撼。我们感叹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镌刻在华夏民族骨髓里的“大美”跃动着流淌在人文山水之中，无论繁盛或贫困，柔美或壮美，快速崛起抑或源远流长，都是泱泱华夏的城与魂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
她的眼睛，在黑暗中是如此的闪耀，仿佛天上的星辰落入其中，驱散着夜的黑……

暑假期间，我和父母去安吉游玩。夜晚，夏蝉在树间鸣奏，夜的风吹过树叶的间隙。我和妈妈吃过晚饭后，在民宿前预定了一辆供游客游览的小型观光车，等待车来接我们。到了夜晚，闲适又寂静，天空中繁星忽明忽暗，阑珊灯火在山中掩映。

不一会儿，车来了，我和妈妈坐定准备出发时，一个温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：“司机师傅，听说山上很美，我们可以一起坐上来吗？”

我循声看去，瞬间就愣住了。那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，左脚打着石膏。

夏天的晚风静谧极了，伴随着山间的潺潺流水，吹拂着那位女士的发梢。时间仿佛定格在了那一瞬，那位女士的眼睛在夜色中如钻石般璀璨，哦不，是星辰！它不像钻石那么耀眼，却像星辰一样闪烁，在夜色中发出隐隐约约的光，映衬着整片夜空……

那女士的目光闪烁着坚定，这让我我不禁忽视了她那打着石膏的

腿，忘了这么美的一双眼睛的主人正坐在轮椅上……

“嗯……上来吧。”司机师傅同意了。

那女士一听，温婉的脸上瞬间洋溢着微笑，她的笑容显得那么灿烂。在女士丈夫的搀扶下，她缓缓起身，和女儿坐到了第一排。一路上，欢声笑语与星星结伴，填满了整个寂静的夜，飘荡在整条山间小路。

“烟烟，你看，天上的星星好美！”

那女士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机记录下这以星空为背景，民宿和山间做主体的美景。我能明显感觉到，有一种光，在黑夜里闪闪发亮，为这山间的阑珊灯火添上一抹色彩！

车还在山间行驶着，天上的繁星闪烁，像极了那位女士的眼睛，虽不像太阳般耀眼，但却用自己独特的光，点亮着每一寸夜空……

当我每凡看到星星时，都会想到那位坐着轮椅，却依旧眼含星辰的女士，那一瞬间，那个坚定而饱含期待的眼神，使我记忆犹新。

有时候，微弱的星辰也很耀眼，不是吗？

## 爱，伴我成长

向明初级中学 八(6)班 奚恩霖

亲情，是一顿家常菜，也许不像专业厨师烹制出的一样可口，却足以温暖每一个味蕾。

我的奶奶是一位慈祥而和蔼的老人家，每次到奶奶家，她都会烧上一顿拿手的本帮菜。

“吱呀”一声轻响，老旧的绿色铁门打开了，屋内暖黄色的灯光与温暖如春的室温，和屋外冰冷阴森的过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“霖霖啊！你可算来了！”奶奶脸上挂着笑容抱住了我。奶奶近年变得很瘦，宽大的睡衣也隐藏不住她支棱出来的骨骼。“来来来，洗个手就可以吃饭了哦！”她转身又走进了厨房，不一会儿又端着新鲜出锅

的小菜送上了餐桌。光线射在一桌美食上，反射出令人垂涎欲滴的油光和水光，食物的香味从饭菜上飘了过来。试问，又有谁能抵住一桌美食的诱惑呢？我拿起筷子，使出熟练多年的筷功，“稳，准，狠”地夹起一块咖喱牛腩，就往嘴里塞，咖喱包裹着牛腩，温热的感觉在我的口腔里蔓延开来，鲜美的味道刺激着我的每一个味蕾。大概是看到了我脸上满足的表情，奶奶笑着拍了拍我：“别吃那么急，小心噎着。”

亲情，也是疲惫后的一幅纸牌，在无形中释放了压力。

奶奶很会玩牌，于是也教了我许多玩法，我最喜欢打的莫过于“拱

猪”，一开始打的时候，奶奶还故意“放水”，现在却已经是“真刀实枪”的交战了，就这样，我心中的忧愁苦闷都随着欢声笑语烟消云散了。

其实，奶奶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以前那张带有“幸福肥”的脸已经消失在回忆里了，头发也从斑白变成了银白，再变成如今的雪白，可不变的却是她眼里的欢乐。亲情，也许没有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”的爱情一样轰轰烈烈，也许没有“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”的报国情一样壮烈伟大，但一定有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那样寻常却又真诚热烈。

## 我家的故事

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学 中预(7)班 赵瞳洁

已经上六年级的我身高令人堪忧，全家都在试着帮助我这个小小不点儿长高，这成了我家的头等大事。

为此，我们召开了家庭会议。妈妈说：“女儿在生长发育阶段，除了补充营养，还要有适当的运动，看看我们怎么来安排。”于是爸爸决定陪我跳绳，而爷爷奶奶则去买骨头给我炖汤喝。

周末的清晨，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开关门声，一定是爷爷奶奶赶早出门去给我买汤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爸爸敲着我的房门：“起床啦！起来

跳绳去啦！”我与爸爸商量能否下午再跳，结果他说早上效果最好。我只好穿上衣服离开温暖的被窝。到了楼下，寒风冻得我瑟瑟发抖，我立马退回了一楼大堂。没想到爸爸毫不犹豫地在寒风里跳起绳来，边跳边说：“怎么一开始就坚持不了了呀，还不如我这个中年大叔呀。”谁怕谁呀，出来就出来，我大步流星地走出大堂，开始和爸爸比赛谁跳得多。

跳完回家，我已累得不想动。午饭时，热乎乎的骨头汤被端上了餐桌，我喝着汤说：“太美味了！我可得

多喝几碗。”

吃完午饭，妈妈告诉我她在网上搜到很多长高的锻炼方法，让我一来试试，首先就是多做拉伸。说来就来，我铺开了瑜伽毯，做起了拉伸动作，看我做得起劲，家里的小狗也跟着我做了起来，我哈哈大笑，更有动力了。我们又尝试了用脚跟走路，据说可以刺激腿部生长，刚开始做的时候脚跟有些痛，妈妈不断鼓励我，我便咬咬牙克服下来，走得越来越顺了。

这就是我家“帮我长高”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目前还在继续。

## 最美的遇见

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八(3)班 陈羽诺

最美的遇见，大概是在偶然间，被一首词、一段曲、一篇文、一物、一个人拨动了心弦，那初次相遇之谱，却能奏出恍如久别重逢之曲，悠悠荡开。

起因不过是温习完功课后的放松，我打开电视，调着频道，毫无准备地遇见了她。

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”画面尚在加载中，一声温柔缱绻的水磨腔却先与我打了个招呼，刹那间勾住我的心，竟使我愣了神，就像古时优雅端庄的大家闺秀对你莞尔一笑，只字未言但足够令人沉醉。而这婉转中有时又带着些许俏皮，“俺且问你花园在那里？”“兀那不是！”“可有什么景致？”；有时又带着些许伤感，“海天悠，问冰蟾何处涌？玉杵秋空，凭谁窃

药把嫦娥奉？甚西风吹梦无踪！”；有时则带着些许欣喜，“领阳间浩劫，去阴司销假。从今后把牡丹亭梦影双描画。”这昆腔一波三折，这故事跌宕起伏，轻轻勾住人心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画面呈现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抹浅粉，看上去平凡普通，可随着一个特写镜头骤然拉近，才得以看清浅粉中更精致的部分。彩色丝线绣出一株牡丹，正怒放着，展示着“花之富贵者”的大气，脉络几乎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袖子的下端由浅粉变成了白色，水袖在演员的动作下或在空中飘飞，或是伤心垂地，抑或是依着唱腔“一咏三叹”，它也“一提三收”。穿着这一抹粉的演员，施了胭脂，贴了花黄，戴着盔帽，口中吟唱《牡丹

亭》，手执折扇离合，兰花指捻了水袖，捻了红尘，也捻住我的魂，仿佛误入桃花源，偶遇仙女诉衷肠，一颦一笑夺了魂，失了魄。

一曲终了，迟迟未能回神，还忆着那空灵飘渺的境界，忆着与她——昆曲的初见。

时隔两年，在静谧的公园里，身旁是翠竹环绕，立于红木小桥，斑驳光影洒入流水，映着鱼鳞闪闪发光，望着河上亭，似乎又看到了杜丽娘的身影，影影绰绰。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”她吟。“原来，姹紫嫣红开遍……”我唱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她笑着说，好像真的出了声却又听不真切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我笑着答，期待并享受着每一次与她的遇见。

## 2020年3月的一天

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学 初三(1)班 吴若恬

早晨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惊喜地发现几缕阳光洒在窗台上，终于和连日来的阴雨说拜拜了。

来到阳台，望向窗外，街上的人明显比平日多了许多，我也有些心痒痒了。不知不觉，我已经在家当了快两个月的“蛰居族”了，好想出去放个风啊。

“不行！”外婆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的提议，“疫情还没结束，现在出门不安全！”“上个星期您也是这么说的。”我撇了撇嘴。

打开电视，仿佛天助我也，新闻里播报：“本市多家公园迎来恢复开园后的首个周末……”满屏融融的春意与竞相开放的花儿。正在收拾碗筷的外婆，也停了下来，直盯着电视屏幕。看来老太太也有些心动了，我不禁暗自窃喜。

“今天天好，咱们也出去透透气。”妈妈冲我挤挤眼，对外婆说道，“森林公园地方大，空气清新，咱都戴上口罩，应该没事的。”外婆欣然同意，全家兴致勃勃地准备出游。

午饭后，我们驾车来到森林公园，门口设立了蛇形通道，已经排满了游人，看来大家都和我们一样“闷”坏了。人们都戴着口罩，自觉地保持着一米的安全距离。现场还有不少工作人员，有的在做体温测量，有的在做游客登记，有的在做疏导。大概排了15分钟队，“请出示您的预约记录和证件。”工作人员对我们说道。“还要预约？”爸爸一下子怔住了。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：“疫情期间公园限流开放，没有提前

预约不能购票入园。”

我透过铁栅栏望向公园，里面已是满园春色，小草从泥土里偷偷地探出脑袋，林荫道两旁的树木也重新披上了绿衣。几个孩子举着风筝欢笑着跑向远处。我似乎都能闻到花香了。可惜，可望而不可及，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冰点。

从森林公园归家的路上，大家都有些沮丧，车内无人作声。我呆呆地望着车窗外，高架上车来车往，仿佛恢复了往日的繁忙，随着疫情蒙上的阴霾渐渐消逝，这座城市正在慢慢焕发生机。也罢，无法踏青，就当出来兜风了。

下了高架，河道两旁，水杉、柳树都冒出了新芽，嫩黄的迎春、紫色的无名小花次第开放，点缀着回春的大地。打开车窗，拂面而来的杨柳风里，含着花香与泥土的气息。

快驶到小区时，“快看！”妈妈指向车窗外。路边几株怒放的早樱一下子跳入我的眼帘。将近两个月，只能在阳台上眺望空旷的街道和两旁光秃秃的梧桐，突然看到满树雪白娇嫩的花朵，竟有一种惊艳的感觉。我拉着妈妈外婆来到了社区广场。几株早樱，几株桃花，几株玉兰，错落有致地散布在草坪上。漫步其间，风儿将几片花瓣送到我的肩上。

疫情以来的第一次“放风”，哪怕是在社区广场，依然让我们回味无穷。那个冬天，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恐惧、焦虑、无助，春天都依然如期而至，正如平凡而又美好的生活，终会回到我们身边。